

林清祥是新马宪制斗争的杰出领袖

其斗争总结是留给人民的思想财富

——为纪念林清祥逝世 20 周年而作
庄明湖（新加坡）

http://sahabatrakyatmy.blogspot.sg/2016/03/blog-post_15.html



[编者按语]

作者庄明湖（左图），新加坡公民，油漆工人出身，早年曾参与工人运动，晚年为执业中医师，今已 79 高龄依然行医。本文是他特地为纪念林清祥逝世 20 周年而作的一篇文章。他在这篇文章中表露了他对探索他所经历的那个年代新马左派运动（包括工运）由兴而衰的历史真相的执着。

他在文中提出了两个“小小的希望”，期待着相关人士的响应。

一、悼念林清祥的现实意义，主要是学习他的和平宪制斗争经验

林清祥是一个在 1950—1960 年代真心诚意献身于马来亚（包括新加坡）民族民主运动，具有很强的工人运动背景的杰出领袖。他已在 1996 年 2 月 5 日去世。可是，直到今天他依然活在人们的心中。他主张的和平宪制斗争群众路线，依然是当前我国民族民主改革运动的政治思想指导。

今年 2 月 5 日是林清祥去世 20 周年纪念日，我们悼念他，追思他的意义，是学习他全心全意为马来亚工人运动和反殖民族民主运动的献身精神。我们不但要学习他的献身精神，而且更要从他在宪制斗争的艰苦经历和经验总结中吸取教训，更好地推动新加坡、马来亚和砂沙人民当前阶段的民主人权斗争。

二、林清祥从反剥削反压迫的工人运动走上反殖斗争的政治舞台

英国殖民政府在 1948 年马来亚（包括新加坡）实施紧急法令后，人民普遍遭受紧密钳制和残酷迫害，对紧急法令迟迟不取消的不满情绪不断高涨；1954 年新加坡华校中学生奋起反对英国殖民政府推行的“国民服役”而爆发了“5·13 事件”和孕育了随后的学生运动；1955 年新加坡福利巴士工友为改善生活待遇而进行的罢工遭受政府的暴力镇压而引发全岛暴动的“5·12 事件”和引发了此起彼落的工人反迫害斗争。英殖民政府为了缓和人民的不满情绪于 1955 年推出林德宪制下的议会选举，并在法律上允许政党、工会或其他民间组织出现。这个局面为工人大众争取权益的进步工会的出现与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1951 年底林清祥就读新加坡华侨中学初三，参与了罢考事件，遭遇逮捕拘留一周，被教育部开除出学校，从此被剥夺了应有的读书权力。1953 年底或 1954 年初，他投入进步工会的活动。起初，他同时担任新加坡巴士车工友联合会（简称“巴联”）属下两间分会（樟宜分会、巴耶礼峇分会）的受薪秘书。随后，他兼任马来亚纺织厂工友联合会秘书。过后，他又担任于 1954 年 4 月 4 日取得注册新成立的各业工厂工友联合会（以下简称“各业工联”）的总务。

对于当时的林清祥来说，与劳苦大众打成一片、同甘共苦，是他梦寐以求的事。他亲身体察最底层的劳动工人求生存、求温饱的疾苦；他认真细心为劳动工人提出提高工资、改善待遇等合理诉求；他热情带领工会积极份子，号召各业工人团结起来参加工会，向资方展开提高工资、改善待遇的斗争。当年，林清祥刚担任各业工联的总务时，会员仅近千名，不到一年，却增加到三万多名，可见其影响力之大。林清祥在各业工联等工会的领导能力和表现以及他当时所发表的言论和主张，也就使他很快地成为当时新加坡进步工会和工人群众之中最有威望的一名工运领袖。

林清祥的杰出表现也引起了在 1954 年当年筹组人民行动党的李光耀的关注，通过当时的学生领袖的安排，两人开始有了接触。他在 1955 年 2 月的新加坡议会选举中，接受李光耀的委派，作为人民行动党竞选武吉知马区议席的候选人（还有包括李光耀本身在内的 4 名候选人竞选其他议席），结果高票中选。他在竞选期间群众大会上的演讲，以及中选之后在立法议会中的发言，他反对殖民主义统治的特出表现，赢得工人群众与广大人民的赞赏和信任，成为真正代表工人群众与广大人民利益的代议士。林清祥从此成为在马来亚（包括新加坡）反殖斗争的政治舞台上的一个著名人物。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新加坡反殖力量的壮大和人民要求自治独立呼声的高涨，吓坏了英殖民统治者及其代理人，而迫使它们再次露出法西斯面目，在 1956 年 9 月 18 日开始大镇压，逮捕大批进步工会和民间团体领袖及民主人士，进而封闭“各业工联”和进步民间组织。到 10 月 26 日再逮捕进步工会领袖：楊高錦、林清祥、蒂凡那、方水双、陳国偉、普都查理等人。据《星洲日报》1956 年 10 月 28 日报道，单 26 日这天遭“公众安全法令”逮捕拘留的就有 234 人。10 月 26 日的镇压事件，引起民众极度愤怒，现场爆发自发性游行示威抗议，却遭受当权者的暴力镇压，甚至开枪射杀，并施行戒严宵禁。造成 15 人死亡，伤者众多。

1956 年从 9 月 18 日至 10 月 26 日的大镇压，并没有动摇工人大众反殖斗争的信心。不久之后，众多工会诸如：泛星各业职工联合会、新加坡书报印务业职工联合会、全星建筑工友联合会、新加坡商店职工联合会等涌现出来，团结失去工会组织的工友，继续进行争取更大民主权利的反殖斗争。

三、林清祥领导工人力量支持行动党上台，却令李光耀担心害怕

人民行动党从 1954 年成立后一直打着反殖民主义的大旗，终于在 1959 年新加坡大选，赢得了 51 个议席中的 43 个，准备上台组织第一届自治政府。新加坡广大人民特别工人大众都期待上台执政的李光耀继续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彻底赶走英殖民主义者，继续带领人民摆脱殖民统治者的枷锁，改变被奴役被迫害的命运。可是，李光耀骗取政权后很快就暴露其反工人的真面目。他害怕工人团结力量对他的权位有所威胁，但因在大选前已经作出“释放政治扣留者”的承诺而不得不释放了林清祥、方水双、蒂凡那等 8 名工会领袖，并把林清祥和方水双分别安插在“财政部政治秘书”和“劳工部政治秘书”的职位上，把蒂凡那安插在政府筹组的职工总会（NTUC）的领导位子上，而对统一工人运动、开放民主自由、改善人民生活等诉求却装聋作哑，所有恶法照旧实行。

当李光耀为首的行动党领导层已经脱离了原来的建党原则与斗争目标而在反工人、反人民的亲英道路上滑下去的时候，以林清祥、李绍祖为首的坚持反殖斗争的领袖和干部，在 1961 年 9 月 17 日成立了社会主义阵线，继续领导广大人民进行反对假合并和反对马来西亚计划的斗争。社阵党章，第二章党的目标第二条，标明：“**基於出生於或效忠於马来亚的成人的普遍选举权，建立一个民主的马来亚政府。**”这清楚说明了马来亚紧急状态结束后的进步工人运动所实践的宪制斗争路线和目标，已被列为社阵全党上下遵循的政治斗争路线和目标。

林清祥以秘书长身份在 1962 年 10 月 11 日召开的第一届社阵代表大会作报告时，这么强调“我们必须竭尽所能，采取具体的步骤取得跟联合邦的所有左翼力量和反殖力量的团结和合作，以便通过宪制途径建立一个真正代表大多数人民的中央政府。我们认为，唯有在取得了这个目标实现后，马来亚的农民、工人以及其他阶层的人民的生活水平才能得到改善。唯有通过这样的途径，才能实现一个基于平等民主原则真正的新马合并。也唯有通过这样的途径，马来亚人民的民主权利才能得到保障，国家的和平和繁荣才能建立起来。”

正是上述和平宪制斗争路线和目标符合人民的愿望和利益而广受人民的欢迎和支持，在反殖群众运动斗争中才能团结最大多数人发挥强大威力，取得节节胜利，对李光耀和行动党的统治地位造成越来越大的威胁。从 1962 年中期以后的新加坡政治形势发展看来，若按照宪制安排在 1963 年举行大选，行动党集团必败而社会主义阵线必胜无疑。李光耀集团为了挽救它们即将失去权力的厄运，多么想要对反殖民主势力进行大镇压，特别是把林清祥囚禁起来，但又苦于找不到下手的“借口”。因此，李光耀集团在“2•2 事件”以前，使尽手段图谋刺激和诱导林清祥等人采取“过激”行动对抗，以便套用“马共制造暴乱”罪名加以镇压。

1962 年关于新马合并的“全民投票”的抛出，其实就是暗藏上述大阴谋。若林清祥在当时号召抵制“全民投票”，李光耀一方面可以利用林清祥等人意图制造暴乱为借口进行大逮捕、大镇压，另一方面又可以宣布那些抵制全民投票者除非能说明“合理”的理由，否则就丧失下次大选投票权，从而取消一些反殖民主人士的选举权和投票权，进一步把反殖民主力量排除在 1963 年大选之外。

面对极端不公平的全民投票，林清祥等人理智应对，在全民投票前与过程中以温和方式发动全民性政治运动，深入宣传教育，说明全民投票的不合理内容，揭穿宪制民主的欺骗性实质，号召投空白票，化解了李光耀集团的阴谋诡计。

1962 年 12 月 8 日发生的“汶莱人民武装起义事件”，为李光耀集团逮捕林清祥等政治领袖和干部以及镇压新加坡反殖力量，及时提供了他们(李光耀集团)梦寐以求的“借口”。已有一些历史学者揭露，“汶莱人民武装起义事件”其实是由英殖民统治者派遣的特务所主导的，其阴谋是英殖民政府藉此事件扑灭汶莱和砂朥越的反殖民主势力，也让新马的统治集团藉此镇压新加坡和马来半岛的反殖民主势力。结果这个阴谋得逞了。

四、林清祥倡导的斗争路线被李绍祖等社阵领导所破坏和糟蹋

1、林清祥在上世纪 60 年代如何看待“和平宪制斗争”和“国会民主”

1962 年 9 月全民投票结果，新加坡反殖势力受挫折，那时反殖运动中有些人对宪制斗争的作用产生怀疑，从而浮现悲观消极的思想倾向，或者是冒险激进的思想倾向。

林清祥，在全民投票后 9 月 12 日，对投票结果作检讨总结所发表的“**只要和平宪制斗争的条件还存在，我们就必需坚持和平宪制的斗争。**”相信是为克服当时对宪制斗争的作用产生怀疑的“右倾”与“左倾”的错误思想倾向而提出的。

同年 10 月 21 日林清祥接受《阵线报》记者访问时又说：“**在右派反动势力的眼里，‘国会民主’就是他们永远保持执政的地位，如果信奉社会主义的左翼力量有可能依循和平宪制的方法取得执政，右翼反动派也是不允许的。**”关于和平宪制斗争的估计，林清祥这样说：“反动派的否定和平宪制与国会民主，正好证明社会主义者遵循和平宪制途径取得大多数人民支持的可能性。在这种基础上，军事镇压是不能够消滅或阻碍人民社会主义力量的前进。”

他又说：“我国的左翼是要通过和平宪制方式实现社会变革，只有大多数人民需要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才会到来。反动派向升涨的社会主义浪潮进攻是白费气力的。因此反动派将越加依赖反民主和法西斯手段来维持他们的统治……显然的，正是由于社会主义势力通过宪制方式取得进步，所以联合邦反动集团就采取反民主的行动。”

林清祥在发表 1963 年新年献词时，进一步指出：“如果联合邦极力主张增强警察恐怖的势力如愿以赏，那么这个国家的政治发展就将达到一个转折点。左翼势力到时就必须对这种局面作出必要的判断。”

以上林清祥对和平宪制斗争的论断，是他辩证地对待和平宪制斗争的作用与意义的铁证。实践证明，把林清祥所倡导的和平宪制斗争路线歪曲为“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无疑是马来亚左翼运动中的某些具有“左倾”机会主义思想的领导者为了自私目的和个人议程而作出的严重损害马来亚（包括新加坡）人民的民族民主斗争的不幸事件。对这个事件至今已历半个世纪尚未见到应有的检讨。

2、李绍祖等人指林清祥是“右倾机会主义者”、是“议会迷”

不少涉及上世纪 60 年代反殖运动内部的政治斗争路线分歧论争资料已先后出现，当年对有关事件的知情者不再避忌谈论往事，当年关键人物之一的前社阵淡边尼支部主席傅孙力，透露了不少鲜为人知的内情，为我们梳理事件的脉络提供了方便条件。我尝试简述於下。

(1)李绍祖 1964 年初在社阵党内其“粉碎国民服役法令，杯葛登记”的主张。

1963年9月新加坡大选前，李绍祖本人对胜选满怀信心，受挫后浮躁情绪冒起。同年11月间，李绍祖受邀出席马来亚劳工党在柔佛新山举行的一个集会发表讲话时开始提出杯葛国民服役法令的主张，他说：马来西亚将施行国民服役法令，我们必须进行杯葛——这是李绍祖在新加坡社阵党内提出杯葛国民服役法令主张的先兆。

1964年1月间，社阵中央开始召开现存的中央委员与立法议会委员联席会议，就反国民服役法令的对策进行讨论。出席共有10人，即李绍祖、刘坡得、顾决、谢太宝、王连丁、陈清动、林焕文、傅孙力、高棋生、蒋清谭。经过多次讨论，李绍祖始终坚持主张“粉碎国民服役法令，杯葛登记”，只得顾决1人支持，其他8人都反对。反对者，有的主张“在抗议之下去登记”，有的主张“有原则去登记”。

(2)林清祥对反国民服役法令斗争的表态，被李绍祖指为“右倾机会主义思想”、“违背党的原则和立场”。

1964年2月间，林清祥从监牢传出一封致社阵中委与立委的信件，表达对反国民服役法令斗争的态度。信中的要点大意是：

- 经过1963年“二·二事件”和10月8日总罢工事件，新加坡的群众运动已处于低潮状态，不适合进行高形式的斗争，只能够进行低形式的斗争。
- 我们应采取在抗议之下去登记。我们与群众关系，如鱼和水。如果没有了水，鱼是无法生存的。如果没有得到群众支持，我们是无法进行任何斗争的。当群众还没有普遍起来要求斗争的时候，暂时不可进行高形式的斗争。
- 现在不进行高形式的斗争，不等于今后就没有机会开展高形式的斗争。敌人的不合理法令是很多的，今后还等待着我们去开展斗争。

李绍祖批评说：这是悲观消极的思想态度；政治运动是永远高潮，也永远没有低潮的。许多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开始只有几个人而已，今天我们已有成千上万的人，还说是低潮吗？这是右倾机会主义思想，不敢斗争、屈服投降，违背党的原则和立场。李绍祖提出的公开号召抵制国民服役登记的主张，在1964年4月29日举行的党特别代表大会被推翻。李绍祖等8人因此在1964年5月4日辞去党职和退党。

(3)1965年3月7日李绍祖以征服者的姿态重回社阵后，大力鼓吹“革命路线”，掀起“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由不点名发展到公然地批判林清祥和他所倡导的斗争路线。

自1965年新加坡退出大马起，李绍祖等人在以下两个方面批判林清祥及其斗争路线日益露骨。试述於下——

关于“新加坡退出大马”

1965年3月8日全星工团联络秘书处，在30工团联合庆祝三八妇女节特辑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解散大马 退出大马》论述星洲人民应走的正确道路的政策性文章。同日，社阵实笼岗花园支部出版的庆祝三八妇女节特辑里也刊出了一篇题为《新加坡往那里走？》的文章，此文对“新加坡退出大马”的论述，与工团联络秘书处所持的观点雷同。当时就流传着此文是林清祥所写，有心人四处寻找皆无缘阅读此文。李绍祖3月7日回归社阵，他岂能容许党内出现异议？相信社阵实笼岗花园支部出版的特辑已全被销毁。

1965年8月9日新加坡退出大马宣布独立那天，李绍祖在日本出席反原子弹和平大会，他从日本用电话指示顾泐、谢太宝宣布“这（新加坡独立）是假独立，（社阵）不承认新加坡独立。”也在同一天，以新加坡厂商工友联合会（简称“厂商工联”）为主导的全星30左派工团，发表了题为《星退出“马来西亚”：英帝统治受挫折被迫采取新欺骗》的联合声明（见1965年8月15日《厂商工联会讯》第15期）。声明指出：（1）“这是人民反马来西亚斗争的进展，这是联盟和行动党两个傀儡政权“联手”的失败，这更是英帝国主义在本地区的新殖民统治的挫折。”声明还指出“‘独立自主’是人民的共同意志和愿望，也是左派职工运动一路来所坚持奋斗的目标。”声明更提出了“新加坡‘独立自主’在政治、经济与军事等方面应有的权利和地位”以及“争取星马真正复归统一”的斗争目标。当30左派工团遵循林清祥所倡导的斗争路线，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发表了上述声明，李绍祖很快就把“承认假独立”、“敌人代理人”等莫须有罪名硬套在当时以陈辛为首的工运领导的头上。

林清祥在已发表的《林清祥<答问>遗稿片段》里有这么一段话：“……当新加坡宣布脱离马来西亚而独立时，我从牢里写信给社阵主席李绍祖，反对其指独立是假的，要求他承认独立，并指出这是行动党所推行“合并”主张的破产，应该要求马上释放全体因反对行动党（推行）‘合并’而被逮捕的人士。”（见于该文中的“新加坡宣布独立时，你感受如何”的段落）

关于“放弃议会斗争”

李绍祖从日本回来后，从1965年8月16日起，社阵中央召开过几次会议，讨论新加坡退出大马宣布独立之后如何对待议会斗争问题。李绍祖强烈主张：

- 国会民主已死亡，社阵必须杯葛国会；
- 新加坡是“假独立”，不能继续出席国会；
- 社阵必须指令全体立法议员集体辞职；
- 粉碎“议会迷”思想，开展街头斗争。

他的主张，引起党内基层干部的强烈反弹，同年11月17日“社阵十二支部事件”的发生，就是社阵基层干部普遍抗拒李绍祖激进路线的集中体现。

1965年10月间，林清祥从监牢再次传信给社阵中委与立委，表达他反对“放弃议会斗争”。其要点大意是：社阵是一个宪制的政党，只能从事宪制斗争；如果认为国会民主已死亡，就轻率放弃议会斗争，开展街头斗争，这是不符合社阵的宗旨，社阵也就没有存在的价值了。

身陷囹圄的林清祥试图影响当时的社阵领导避免采取激进路线的努力，终归失败。1966年10月8日，社阵五议员（顾泱、谢太宝、王连丁、陈清动、傅孙力），在李绍祖的指令下，联袂到国会向议长提交议员集体辞职信，并在议会外展示“国会民主已死亡”标语的黑色横幅。自此之后，完全脱离了林清祥及其路线的社阵组织，在李绍祖推行疯狂冒进路线的支配下，迅速走到了脱离群众、自取灭亡的结局。不仅如此，许多左派工会和团体的领袖和干部，也在李绍祖的疯狂冒进的思想的支配下，自动或被动地放弃他们的组织，让当权者轻易地先后消灭了这些组织，加速了反殖民主力量的崩溃。

林清祥在1962年9月2日全民投票结果公布之后向社阵全党干部分析今后斗争方向的讲话以及在1962年10月11日向社阵第1届代表大会提呈工作报告所提出斗争路线和方针，已深受社阵党内外左派干部和群众的认同和支持，却在李绍祖以征服者的姿态重返社阵之后全面破坏了。李绍祖还非常得意地把他和他的同伙全面破坏林清祥所提出的斗争路线和方针的活动，都写在第2届(1967年)党代表大会和第3届(1969年)党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

当年李绍祖宣布他及其他7人退出社阵之后，在新加坡的马共代表人物对社阵领导传达指令，说什么“李绍祖的抵制国民服役登记的主张是正确的，必须向他承认错误”、“李绍祖是个人才，社阵没有他不行，必须争取他回来领导社阵.....”这对李绍祖轻易实现其“隐议程”起了“临门一脚”的效应。**历史事实证明，马共的这项决策对林清祥来说，无疑也是一项重大的打击。**

五、林清祥不愧是新马工人运动和民族民主运动的杰出领袖

1，新加坡退出马来西亚后，李光耀集团加强迫害林清祥

英殖民政府、李光耀统治集团和阿都拉曼统治集团为了阻遏反殖、反假合并、反马来西亚计划的和平宪制斗争，利用“汶莱人民武装起义事件”，1963年2月2日在新加坡进行了一场代号为“冷藏行动”的大逮捕、大镇压，林清祥等100多名反殖领袖和干部就是在涉嫌“准备背弃宪制斗争”的指控下而没有经过审讯就被长期监禁、虐待和摧残。**1965年8月9日新加坡退出马来西亚宣布独立，正好证明：林清祥等反殖民主人士反假合并、反马来西亚的行动是正确的，而李光耀推行假合并、加入马来西亚是错误的。对广大的被压迫的各族人民来说，被逮捕、被监禁和被迫害的林清祥等领袖和干部才是真正的反殖爱国人士。**

新加坡退出马来西亚宣布独立，李光耀自然会想到，继续囚禁因反对行动党（推行）‘合并’而被逮捕的反殖爱国人士特别是林清祥，就是背负极其沉重的政治压力。李光耀集团为解除压力，就必

须变本加厉逼迫那些政治扣留者屈服就范或变节投降，从而摧毁他们的政治生命，对其劲敌林清祥更是如此。林清祥在这期间，患上严重的忧郁和高血压等症状而表现出一些反常怪异行为，监狱医生配药医治反而使病情更加恶化。到 1965 年 12 月初，报章报道“林清祥被调去中央医院，他在那儿企图自杀”的消息，引起人民群众密切关注，而对李光耀集团愤怒之声四起。12 月 8 日，新加坡 30 个左派工会发表联合声明指出：行动党政权加强对林清祥的人身迫害，甚至图谋杀害，是挫折整个左派运动和打击左派干部信心的一个阴谋。

1969 年 7 月 23 日林清祥在监牢办公室亲手交一封志明 7 月 21 日的信给社阵主席李绍祖，宣布对斗争失去信心而退出政坛。同时他也致函给李光耀表示他“放弃政治”。随后，在一位精神病医生和一位政治部警官陪同下离开新加坡，飞去伦敦。他被迫在伦敦艰苦度过 10 年流放生活，而在 1979 年才被允许回返新加坡——一般能够正常思考的人都会理解，这是李光耀还在担心已经因受残酷身心迫害而患上精神分裂症的林清祥或许对他的权位还会有些威胁所采取的最后一项安全措施。

2，李绍祖为首的社阵领导也致力消除林清祥的政治影响力

很不幸的是，在李光耀集团加强迫害，想要摧毁林清祥的政治生命的关键时期，李绍祖为首的社阵领导，为了推行其自以为是“革命路线”，也通过各种各样的管道和途径，大肆批判林清祥和以林清祥为代表的政治斗争路线和主张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议会迷思想”。李绍祖及其同伙这么做的主要目的，也是想要消除林清祥的政治影响力，破坏林清祥在反殖运动中的领导权威。不难想象，这种来自反殖运动内部的打击，对林清祥来说，在精神上所受的冲击和痛苦，绝对不会轻过来自外部敌人的迫害和摧残。

林清祥所代表的政治斗争路线，是从马来亚（包括新加坡）紧急状态结束以后的新加坡地区的工人运动和民族民主运动中发展起来的。这条政治斗争路线，是在现代宪制环境下的斗争路线；它是维护人民切身利益的斗争路线；它是依靠群众、相信群众的斗争路线。因此，新加坡的工人运动和民族民主运动在上世纪 50 年代至 60 年代蓬勃发展起来，并且取得一定的斗争成果。但是，这条行之有效的斗争路线，从 1966 年开始就几乎被李绍祖等人疯狂鼓吹的“革命路线”全面取代。到了 1969 年底，由林清祥等反殖运动领袖艰辛建立起来的强大群众基础，已濒临消失。这一个亲痛仇快的局面，使到追随林清祥的政治斗争路线的广大干部与群众悲愤不已，但又深感无奈。这个时期的林清祥本已因饱受残酷折磨，处于精神沮丧、忧郁症深重状态，再经受“敌人从内部来攻破堡垒和阵地”这种沉重打击，其病情岂有不加剧恶化之理？

3，盖棺定论：林清祥是从工人运动和民族民主运动涌现出来的杰出领袖

林清祥在 1953 年（20 岁）开始投入工人运动，随即在翌年现身于政治舞台。1955 年代表人民行动党出战武吉知马区议席，高票中选。1956 年遭林有福政权逮捕入狱。1963 年又被李光耀政权囚禁。人在牢狱，他依然非常操心牢外的政治发展动态。当社阵党内自 1964 年起数度出现“左倾冒进”倾向，他都想方设法劝阻。可以说，他劝阻李绍祖为首的社阵领导避免走上脱离群众自我毁灭

的道路，已经做到力尽心碎的地步。在辞世前，他撰写了关于新马早期的一些历史问题的理解和评断以及对他亲身经历的重大的斗争事件的反思和总结的回忆录，供人参考研究。这就说明，当他还有一口气时，他依然对新马民族民主运动表示他的关心和期望。在回忆录中，他揭露敌人在各斗争阶段所耍弄的阴谋诡计，也指出人民内部在某些事件上所犯的错误。这是敢于面对历史并勇于向人民负责的严肃态度的体现。在 20 多年前，林清祥早已为我们树立了勇于反思过去的对与错的榜样，值得我们认真学习、仿效。

综观林清祥一生对新马民族民主运动的努力和贡献，当年他让自己流放到伦敦去，就算是“自愿”，也只是他人生中的一点瑕疵，依然不会削弱他作为新马工人运动和民族民主运动杰出领袖，甚至是马来亚（包括新加坡）建国一代的英雄人物的崇高形象。林清祥的一生献给了马来亚（包括新加坡）的工人运动和民族民主运动事业已不容置疑。

六、我个人在纪念林清祥逝世 20 周年斗胆提出两个小小的希望

实践证明：李绍祖为首的社阵领导所主张的政治斗争路线，已彻底失败。从当年批判林清祥所代表的政治斗争路线为“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议会迷”，迄今已有 50 年了，林清祥含冤作古，迄今也有 20 年了。当年参予错误批判林清祥的人物，有的已先后过世，但在世的还为数极多，不少已是古稀之年，在纪念林清祥逝世 20 周年之际，我希望那些还在世的当年的批判闯将（特别是关键人物），趁人生有限时刻，尽早还林清祥公道，以慰藉他在天之灵。

林清祥是马来亚（包括新加坡）工人运动和民族民主运动的杰出领袖，他的回忆录是他留给人民关于改革斗争的思想财富，我有理由相信，各民族各阶层人士都愿意分享他的光辉思想，那些跟林清祥一起参与斗争的亲历者，更加急于分享他的经验总结。2013 年初新加坡左派人士之间已有传说，林清祥在世时，已将他所写的回忆录全文交给他的一个朋友打字排版，并准备出版。之后为何没有出版，众说纷纭。2014 年 7 月林清如（林清祥之弟）出版他的回忆录《我的黑白青春》一书，附录了林清祥回忆录中的片段——一篇题为《林清祥<问答>遗稿片段》的文章。众多读了这已发表的片段的人都认为，林清祥写下他的回忆录，就是有心留下他的重要的奋斗事迹和珍贵的经验总结。换句话说，林清祥的遗稿，是一份珍贵的历史文献，是他有心留给人民的思想财富。

相信《林清祥<问答>遗稿》未出版的部分，还有诸多鲜为人知，甚至属敏感性事物的情节。那些跟林清祥一起参与斗争的战友们以及林清祥的路线的追随者，都期望有生之年有机会阅读全文。在悼念林清祥逝世 20 周年之际，希望已被“珍藏”多年（应该是至少 20 年）的《林清祥<问答>遗稿》（全文）迅速发表，以实现林清祥生前出版全文的夙愿，也满足众人阅读全文的渴望。

写于 2016 年 1 月

修于 2016 年 2 月